

立春到霜降——從天文曆法談杜甫詩

簡錦松^{*}

（收稿日期：104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4 年 11 月 10 日）

提要

在唐詩中，杜甫有許多獨特的表現，善用天象節氣入詩，是其中最有趣的作法之一。發現杜甫這項特色，並且把它作為注杜依據的，宋人黃鶴是不可忽略的先覺者。可惜黃鶴沒有正確的唐代曆法知識，他的立意雖好，實際指出的日期與節氣卻無一可用。本文將以六個事例，分為六個小節，各自解決一至二首詩的問題，將杜甫詩的節氣運用對於編年及詮釋的價值，簡要的呈現給讀者。

關鍵詞：唐詩、杜甫、天文曆法、節氣、現地研究

* 作者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該校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浩瀚的杜甫詩註中，宋人黃鶴是早期的主要開創者之一，¹清人仇兆鰲是後期的集大成者，²二人師承之跡宛然。黃鶴首先注意到杜甫善用天象節氣入詩的特點，他多次以天象節氣來解杜詩，作法很進步，仇兆鰲也常收集其他人的言論，證成其說。筆者仔細研判杜詩本文及各注，同意利用節氣說詩，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兩個好處：（1）、有助於確認詩篇寫作的年月日，（2）、可增強詩篇解說的信度。可惜的是，黃鶴對於曆法所知有限，他身在宋朝，不知道曆法從唐到宋，已經有所改易，明清的注家們也都缺少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因此，黃鶴的用心雖好，仇兆鰲等人也能體會及繼承其說，但他們實際指出的日期與節氣，卻無一可用。

中國古代曆算的基本操作方法，雖然代代相承，體系近似，但每隔一段時間，曆家所推算的結果與實際不能相符時，便有改曆之事。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冬至初日的改易。冬至初日又稱天正中氣，是古代曆經設定的起始基準點，³當曆法要做變革時，首先就是重新定位冬至初日，因此，歷代所使用的冬至初日並不相同。

我從 1997 年處理唐代《開元大衍曆經》的晝夜、五更算法之術，編成〈唐大衍步軌漏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日沒、昏、明、五更古今時刻對照表〉時，⁴便已經留意二十四節氣的運算，為了從古代文獻中獲得有效的驗算材料，我開始有系統的從二十五史的紀傳、唐宋元明清的詩文集，以及具有紀實性質的歷代筆記（例如：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周密《癸辛雜識》《齊東野語》之類），搜檢有關冬至以及其他節氣的實際日期記載，逐一登錄，當時還沒有「基本古籍庫」，花費相當多時間。經過這項工作，不但能掌握所有的節氣變化，並且在 2009 年擴大製成《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

¹ 宋元之間，注杜者紛然，號稱千家，黃鶴最為仇兆鰲所稱引，故舉以為對。今日可見之黃鶴註文，收入宋·黃希原注，宋·黃鶴補注，《補注杜詩》及宋·不著編輯人名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書並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仇兆鰲所據者為《補注杜詩》本。另有題為宋·黃鶴集註，宋·蔡夢弼校正，《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十卷》，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7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內容與《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參差互見。

² 《四庫全書》所收杜注，清人惟取仇兆鰲《杜詩詳註》，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集部第 1070 冊。

³ 曆法的第一步便是推定天正中氣冬至日及小餘，作為整部曆法運算的基礎。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34，頁 1232，〈開元大衍曆經·大衍步中朔第一〉云：「推天正中氣：以策實乘入元距所求積算，命曰中積分。盈大衍通法得一，為積日。不盈者，為小餘。爻數去積日，不盡日為大餘。數從甲子起算外，即所求年天正中氣冬至日及小餘也。」便說此事。

⁴ 參閱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7-74。第二章〈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楓橋夜泊現地研究〉，《開元大衍曆經》，見同註 3，頁 1231-1292。

每日曆譜》，這份電子日曆表，與現今同性質書籍或網路檢索系統有三點區別：（1）它包含了中國、朝鮮的年號、中西曆日、二十四節氣、⁵儒略日（Julian day）等對照項目，實用性最多。（2）它是以常見的 Microsoft Excel 為載具，使用者可以輸入自己的資料成為個人專屬的資料庫，也可以根據需要予以個性化設計。（3）全表依朝代分別建檔，每個朝代下，以帝王為單位個別製作了工作表（sheet），每個工作表內，以逐日排列的方式，將每一天的資料排為一列，非常便於研究者在資料後端的空白欄位填寫使用。為了取便學者，免費提供索取。⁶

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下，我從實證中取得了歷代冬至初日的推移變遷，製成下表：

表 01 隋初至中華民國 101 年，歷代冬至初日推移變遷表

起訖年號	起迄西元	冬至初日之變遷（表中日月為陽曆日期）
隋文帝開皇 01—隋文帝開皇 18	581—598	以 12 月 19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8 日
隋文帝開皇 19—隋恭帝義寧 01	599—617	首見 12 月 20 日冬至。以 12 月 19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20 日
唐高祖武德 01—唐太宗貞觀 21	618—647	全部為 12 月 19 日
唐太宗貞觀 22—唐玄宗天寶 10	648—751	首見 12 月 18 日冬至。以 12 月 19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8 日 ⁷
唐玄宗天寶 11—唐順宗永貞 01	752—805	首見 12 月 17 日冬至。以 12 月 18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7 日
唐憲宗元和 01—唐懿宗咸通 08	806—867	以 12 月 17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8 日
唐懿宗咸通 09—梁太祖開平 01	868—907	全部為 12 月 17 日
梁太祖開平 02—周世宗顯德 06	908—959	首見 12 月 16 日冬至。以 12 月 17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6 日
宋太祖建隆 01—宋仁宗嘉祐 08	960—1063	以 12 月 16 日為常，極少數年在 12 月 17 日
宋英宗治平 01—宋欽宗靖康 01	1064—1126	首見 12 月 15 日冬至。在 12 月 15 日及 12 月 16 日出現之頻率相差不多
宋高宗建炎 01—宋孝宗隆興 01	1127—1163	全部為 12 月 15 日
宋孝宗隆興 02—宋光宗紹熙 05	1164—1194	首見 12 月 14 日冬至。以 12 月 15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4 日
宋寧宗慶元 01—宋理宗寶祐 07	1195—1259	12 月 14 日次數稍多於 12 月 15 日
元世祖中統 01—元成宗元貞 01	1260—1295	全部為 12 月 14 日
元成宗元貞 02—元仁宗延祐 07	1296—1320	首見 12 月 13 日冬至。12 月 14 日次數稍多於 12 月 13 日

⁵ 本表曾以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年）一書校正許多疏漏之處，張氏曾任職中國紫金山天文台，為專業天文學家，該書詳載每年節氣。

⁶ 本表免費提供各界使用，請向簡錦松 cschien@mail.nsysu.edu.tw 索取。

⁷ 此期間有一例外，為武則天神功元年 11 月 1 日（697/12/20），適逢甲子，乃下詔將冬至日延至本日，並改元為聖曆元年，見同註 3，卷 30，頁 1216，〈曆志·麟德甲子元曆〉條：「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於是改元聖曆，以建子月為正，建丑為臘，建寅為一月，命太史瞿曇羅造新曆。」事實上，這僅僅是政治命令強制改曆而已，第二年（即聖曆 2 年）冬至為 11 月 11 日（698/12/18），仍在陽曆 12 月 18 日。且西元 696 年冬至後，至西元 697 年的詔定甲子冬至日，多達 367 天，此年甲子冬至後，至西元 698 年冬至日僅 363 天，明顯看出武則天以政治力改移曆日的不合理。

起訖年號	起迄西元	冬至初日之變遷（表中日月為陽曆日期）
元英宗至治 01—元順帝至正 27	1321—1367	12 月 13 日與 12 月 14 日每兩年一換，相差不多
明太祖洪武 01—明仁宗永樂 21	1368—1423	只有四個年度在 12 月 14 日，其餘皆在 12 月 13 日
明仁宗永樂 22—明景帝景泰 07	1424—1456	首見 12 月 12 日冬至。以 12 月 13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2 日
明英宗天順 01—明憲宗成化 23	1457—1487	12 月 12 日與 12 月 13 日每兩年一換，相差不多
明孝宗弘治 01—明世宗嘉靖 34	1488—1555	以 12 月 12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13 日
明世宗嘉靖 35—明神宗萬曆 09	1556—1581	首見 12 月 11 日冬至。皆在 12 月 11 日或 12 月 12 日，相差不多
明神宗萬曆 10—明神宗萬曆 48	1582—1620	首見 12 月 21 日冬至，次年首見 12 月 22 日冬至。以 12 月 22 日為常，少數年在 21 日 ⁸
明熹宗天啟 01—清聖祖康熙 38	1621—1699	以 12 月 21 日為常，少數年在 22 日
清聖祖康熙 39—清世宗雍正 13	1700—1735	以 12 月 22 日為常，少數年在 21 日
清高宗乾隆 01—清仁宗嘉慶 07	1736—1802	在 12 月 21 日及 12 月 22 日出現之頻率相差不多
清仁宗嘉慶 08—中華民國 101	1803—2012	首見 12 月 23 日冬至。以 12 月 22 日為常，少數年在 12 月 21 日或 23 日

本表始於隋文帝，蓋因隋曆在唐朝初年曾被沿用，而本文研究的對象乃是唐朝的杜甫，因而詳列唐代的情況，至於參與注杜說詩的人，分布在宋、元以降到現代的各個時期，故表中也一直紀錄到 2012 年為止。表中的分期，並沒有配合史書曆志中的改曆記載去分割，而是交互使用三個原則來分斷，一是以年號的起始年，⁹一是以冬至日出現變化的開始年，¹⁰一是整段期間都是同一日期的年份，¹¹這樣的作法，可以避開古代曆法過於專業而不易為人所知的困難，便於所有讀者瞭解冬至初日的變化情形。從本表的數據可知，杜甫作詩之時，冬至初日通常在陽曆 12 月 18 日，也有少數幾年在 12 月 17 日，黃鶴及後來注家不知道變化之數，用他們自己時代的冬至和二十四節氣來注杜，當然不可以。

過去多年來，筆者以曆法和月相詮釋杜詩，已有許多經驗，在本文之前，曾發表對杜甫〈一百五日夜對月〉、〈月（四更山吐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三首詩的全新詮釋，見於〈現地研究與唐詩詮釋新經驗〉一文中。¹²簡要說明如下，以作為閱讀本文

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中有時出現一年中兩次關於冬至的記載，例如：《明實錄·神宗實錄》，卷 266，頁 4956，「（萬曆 21 年 11 月 20 日，1593/12/12），庚午，冬至節九陵併景皇帝陵，遣官行禮。」同卷，頁 4961，「（萬曆 21 年 11 月 29 日 1593/12/21），己卯冬至，大祀天於圓丘，遣公徐文壁恭代。」並非一年有兩個冬至。本年冬至為己卯日，至於庚午之記載，乃為提早遣人至陵墓行禮，此事極常見，如萬曆 3 年、萬曆 26 年皆然。

⁹ 一般情況下，依照中國人的讀史習慣，以年號為分斷，俾讀者一目瞭然。

¹⁰ 當冬至日期發生重要明顯變化時，即以此年為分斷，例如南宋孝宗隆興 2 年冬至日為 11 月 29 日庚戌（1164/12/14），乃首次出現冬至在陽曆 12 月 14 日，即以此為分期，俾讀者立即明確注意易到變化之始生。

¹¹ 例如唐懿宗咸通 9 年至唐哀帝天佑 3 年（868—906），冬至日全部為陽曆 12 月 17 日之類。

¹² 三詩分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4，頁 323、卷

的引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詩——《杜詩詳註》云：「此至德二年寒食時，公在長安作也」。按：至德二年寒食日，¹³要從至德元載冬至（756/12/17）起算，下推一百五日，是三月七日乙卯（757/3/31），初七日夜晚的月相，沒有詩中所寫的滿月光景，如依仇氏所言，實為不可能。我利用唐曆演算，只有天寶十四載（755）寒食日的月相，才能完全符合杜甫本詩的所有條件。

〈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杜詩詳註》認為此詩作於九月，並註云：「四更山吐月，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而光照於樓，故曰水明樓。」由於當晚杜甫宿於白帝山西側的西閣，我實地測量了白帝山西側峭壁的坡面傾斜度，以及西閣可能位址與大江的水面高差，發現西閣之樓的背後是高差約 100 米，傾斜度約 75-80 度的峭壁，根據月行的軌道，月亮要在這種地形條件下照見西閣的樓與人，必須在中天之後，而 9 月 24、25 之夜的月相，未到中天（Az180 度），天色已明，因此，它既不能照見杜甫，更絕對不可能在四更照見白帝山西面的水域。我再用前述《開元大衍曆經》所記載的五更時刻，模擬月行的時辰、方位、山高、水樓位置，經過仔細運算，斷定本詩乃作於永泰二年（大曆元年）9 月 16 日夜（即 766/10/25 凌晨）。這一晚，四更開始於夔府本地時間凌晨 1 時 11 分，結束於 3 時 35 分，月過中天的時間是 1 時 21 分，恰在進入四更之後不久。依 Starry Night 的計算，¹⁴當時月亮很高，去地達 76 度（Alt），杜甫繼續觀月，四更結束、五更開始之際，時間是 3 點 35 分，當時月亮的位置在西南 242 度，下面正好是長江，月映江面，清光反射，照明西閣之樓，就是「水明樓」的真相。五更以後，唐人習慣上稱為「殘夜」，適與此相符。¹⁵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古今註家都都把舞筵的時間設定在白晝，宴會結束時間設為傍晚，依據的是「樂極哀來月東出」句。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宴會的日期乃是大曆 2 年 10 月 19 日（767/11/15），宴會地點是夔州別駕元持宅，便知道當晚月出的時

17，頁 1476、卷 20，頁 1815。拙文收入胡月霞主編：《2008 年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09），頁 361-391。此為正式出版之專書。

¹³ 稱「寒食日」，乃指冬至後一百五日寒食當天，唐代寒食節放假多達五日，見於同註 3，卷 14，頁 420，載：「丁丑，寒食節宴群臣於麟德殿。」丁丑為唐憲宗元和 2 年 2 月 19 日（807/3/31），當天為寒食日。同書同卷，頁 416，載：「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戊辰為元和 1 年 3 月 4 日（806/3/27），也就是從寒食日之前四天開始放假五日。因此，像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24，頁 4661，白居易〈春雪〉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雪飛。」詩中所述即元和 6 年辛卯之事，二月晦日為 2 月 29 日（811/3/27），乃冬至後 101 日，已開始進入寒食假期，是年寒食日為 3 月 4 日（811/3/31）。

¹⁴ Starry Night 為專業天文程式，我所使用的版本為 Starry Night Pro 7。

¹⁵ 參閱簡錦松、徐嫚鴻：〈《全唐詩》中「殘燈」一詞對時間定位之意義〉，《國文學報》第 45 期（2009 年 06 月），頁 169-200。

間，已經是夔府地方時 10 時 30 分，這才是杜甫樂極哀來，看見「月東出」的時刻。而且，據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¹⁶夔州刺史廳在州城的馬嶺城區，別駕宅也在這裡，夜宴之後，已是深夜，此時如果還要出城返家，對杜甫是一件傷感而麻煩的事。

這三個例子，不僅僅是三個杜詩詮釋的個案，也提醒了讀詩者應該對古人的註解，抱持警戒。下面我將再討論的六條，也是古註把詩中所使用立春、立秋、白露、霜降等節氣都說錯了的例子。

本文的結構採用並列法，以六個事例為六個小節，各自解決一至二首詩的問題，分別將杜甫詩的節氣運用，及其在編年及詮釋上的價值，簡要地呈現給讀者。

關於本文，還有兩點必須說明，一是關於文中的地名：夔州、夔府、奉節、白帝城等名稱自古就常被混用，夔州是峽內最大的州郡，唐時轄有奉節、雲安、大昌、巫四縣，又設置都督府於此，管轄的區域更大。至於夔府之名，出於杜甫「夔府孤城落日斜」（秋興八首其二）句，¹⁷因為奉節縣是州治所在，又為都督府，所以州城就稱為夔府。白帝山位於唐夔州刺史廳之東南，「白帝城」有兩種用法，狹義的稱呼是指白帝山城，限定在白帝山的範圍內；廣義的用法，便是以白帝城為夔府的代稱。一是關於大曆元年年號的寫法：唐代宗在永泰 2 年 11 月 12 日（766/12/18）冬至日改元，依理，11 月 11 日以前應使用永泰 2 年，11 月 12 日以後應使用大曆元年，但為了避免誤讀，本文使用「永泰 2 年（大曆元年）」的寫法，不再細分。

二、六項事例：杜甫節氣書寫與黃鶴、仇兆鰲注之誤謬

（一）立春日之詩－「江漢春風起」乃大曆三年立春日，非為元日

杜甫隨手使用節氣，已成習慣，有時他雖然沒有寫出節氣名稱，實際上是指節氣，如〈遠懷舍弟穎、觀等〉之「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便是，全詩云：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
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疏。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¹⁸

¹⁶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544，頁 5515—5516。

¹⁷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17，頁 1484。

¹⁸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52。

黃鶴將本詩編在大曆 3 年，從「荊南近得書」證之，可信。「荊南」指杜觀，杜觀在大曆 2 年和杜甫有了聯絡，當時杜甫曾作〈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未行李合到夔州，¹⁹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等詩，²⁰杜觀本來要帶著新婦來夔州和杜甫相見，後來兩人決定由杜甫下峽，也就是〈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詩所云：「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²¹，「頌椒」是元日的典故，「書來數喚吾」，即本詩的「荊南近得書」。

杜甫此時已決意出峽，瀼西草堂的四十畝果園，也已經贈送給親友南卿，²²他的心情非常好，從大曆 3 年元日起，便不斷作詩，先有「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接著又在正月初三寫了〈太歲日〉，²³正月初七日又作〈人日二首〉。²⁴不過，這首〈遠懷舍弟穎、觀等〉，卻不如仇兆鰲引張遠注所說的：

此詩亦元日所作，因前詩「不見江東弟」句，故又有此詩，觀落句「舊時元日會」可見。

張遠引用本詩末聯「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兩句為證，理由並不充分。

唐人元日有椒盤之會，立春有春盤之會，元日和立春很少會在同一天，兩盤也不相同。杜甫對元日和立春都十分重視，在其〈杜位宅守歲〉一詩云：「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²⁵，便是「舊時元日會」當中的一次。至於立春日，他曾作〈立春〉詩於夔府，

¹⁹ 見同註 2，《杜詩詳註》，卷 18，頁 161。中都，唐河中府蒲州（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黃鶴注：「《唐書》：至德二載，以西京為中京。」非也，中京稱號極短暫，至上元二年（761 年）已廢，而且，中京與中都字面不同，不可相混，黃鶴說不可從。江陵府，在今湖北沙市。江陵府至夔州，以 2003 年 6 月長江三峽大壩開始蓄水前之水路里程表計算，奉節站至宜昌站 206 公里，宜昌站至沙市站 148 公里，合計為 354 公里，古代江路里程縱有出入，亦相去不遠。一般情形下，自江陵至宜昌為五日航程，宜昌至夔州為十三日，合計十八日，沿途為各種因素遲滯之時間在外。如〔宋〕陸游撰，柴丹校注，《入蜀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所載，乾道 6 年 9 月 27 日（1170/11/7）發沙市，10 月 26 日（1170/12/5）至瞿唐關，瞿唐關即唐夔州城。此次行程，扣除在峽州停泊一日，在歸州停泊四日，計航行 22.5 日。但陸游每至一處必定下船遊覽，故所耗日數較多。不論以緊湊的行程，或以寬鬆的行程計算，皆在二十餘日內可由荊州到達夔府。題中杜公既言弟觀在暮春月末合達夔州，則其出發必在大曆 2 年 3 月初。此外，由詩中「朝朝上水樓」可知，作此詩之時仍居赤甲宅，尚未遷居瀼西。行李，此處指旅行之行程。

²⁰ 分見同註 2，《杜詩詳註》，卷 18，頁 1616、卷 19，頁 1678、卷 21，頁 1841。

²¹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52。

²² 見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62，〈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²³ 見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54。大曆三年之干支為戊申，正月三日（768/1/26）之干支亦為戊申，是為太歲日。

²⁴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55。

²⁵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頁 109。

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²⁶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²⁷可見杜甫在元日和立春日這兩天，不但要和親友歡會饋贈，還要題詩。這一年是大曆3年，杜甫即將出峽赴荊州與杜觀相見，現在元日（768/1/24）剛過去，因而憶起昔年故里元日之會，而興發遠懷諸弟之情。這種情懷，可以在元日當天抒發，也可以在元日後幾天抒發，本年的立春日在1月10日（768/2/2）乙卯，晚於元日只有9天，如果詩寫於立春日，內容中寫到故園元日會的記憶，並沒有問題，但重點不在這裡。

事實上，唐詩用語多有傳承，杜甫用「江漢春風起」來指立春，在其他唐人詩可以得到驗證，如陸龜蒙〈立春日〉詩：「一夜東風起，開簾不敢窺」，²⁸與杜詩的用語完全相同。張九齡〈立春日晨起對積雪〉：「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回。」²⁹語意也是如此。單從上述論證判斷，〈遠懷舍弟穎、觀等〉一詩的寫作日期，已可定為立春日，何況杜甫在元日已經作了兩首詩，初三太歲日又有詩，初七人日又作了兩首，人日之後到立春日，僅僅只有3天，既然連續幾天都有許多詩作，這麼重視立春日的杜甫，到了這一天反而不作詩，實在不合理。不過，這樣說還只是從文獻上推測而已，應該落實到天象的

²⁶ 「菜傳纖手送青絲」，何以用「絲」字，舊注都不得其解。仇注引黃生曰：「生菜，韭也。」實出於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7，頁2537，〈送范德孺〉詩：「青蒿黃韭試春盤」、同書，卷37，頁2012之〈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詩之「辛盤得青韭」，及黃庭堅撰，南宋·史容、任淵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111-112冊，卷12，頁14下，〈蕭巽葛敏修二學子和予食笋詩次韻答之〉詩之「韭黃照春盤」、同書，同卷，頁16下，〈立春〉詩云：「韭苗香煮餅」，都是北宋時人的風俗。以北宋的詩語追證唐詩並不是不可以，但有很大的風險，杜甫以「青絲」來形容這個「菜」，還以「白玉盤」盛送，不像是韭菜。案：唐人於立春日有互贈綵花的習俗，如韋元旦〈奉和立春游苑迎春應制〉云：「池魚戲葉仍含凍，宮女裁花已作春。」（《全唐詩》，卷69，同註13，頁773）便是，再據宋·李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83，頁377，唐·歐陽詹〈春盤賦〉：「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枝，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日惟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慈孝，堂居班白，命聞可續，年知暗惜，研秘思於金閨，同獻壽乎瑤席。昭焉新義，奇矣而明；春是敷榮之節，盤當饋薦之名。始曰春分，受春有未衰之意；終為盤也，進盤有奉養之誠。」文中將春盤所盛之物、春盤行於何時、春盤饋薦之義，都寫得很清楚，文中說盤中所盛之珍，乃佳人以綺繡所為之綵花，韋元旦、歐陽詹與杜甫時代接近，「纖手青絲」，或亦指盤中生菜乃佳人以青絲製成，並非菜蔬。至北宋時，蘇、黃等人乃以真正蔬菜為春盤，非杜詩本義。至於白居易於會昌六年所作之〈六年立春日人日作〉一詩，云：「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全唐詩》，卷460，同註13，頁524），句中的盤蔬餅餌是指連日宴會，並不是杜甫、歐陽詹所說的春盤。又如韓愈〈人日城南登高〉詩：「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盤蔬冬春雜，尊酒清濁共。」（《全唐詩》，卷341，同註13，頁3823），盤蔬云云，乃是登高野宴所食，亦非杜詩所傳春盤。

²⁷ 同註2，《杜詩詳註》，卷18，1597。

²⁸ 同註13，《全唐詩》，卷622，頁7163。

²⁹ 同註13，《全唐詩》，卷48，頁581。

證據，才能成為確證，也就是說，「冰霜昨夜除」這五個字具備了真實性，才對本詩編年有關鍵性的決定力。

夔府深藏在大山之中，白帝城下的水位，冬日通常在海拔 72 米~80 米，夏日通常在海拔 99 米~107 米之間。³⁰當地居民，通常居住在海拔 135 米以上，³¹但是，若以白帝山頂為圓心，以半徑 5300 米畫一個圓的話，圓周都是一千米以上的高山，因此，在眾山環抱中的夔府，其氣候夏季炎熱，冬季溫暖，春秋不寒，是為常態。³²不過，大曆二年卻發生了苦寒的變異天氣，杜甫〈前苦寒行二首·其二〉云：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送之將安歸。³³

詩的一開始比較了去年（大曆 1 年）和今年（大曆 2 年）的氣候，去年的雪只留在高山之頂，所以，夔府是不冷的，今天雪都降到地面上的了，苦寒可知。夔府本地人四時都只穿麻衣，現在凍得慘了。後三句都在說太陽不見了。接著他又寫了〈後苦寒行二首〉，說：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其一）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軒人得知？（其二）³⁴

前兩句即前詩「去年白帝雪在山」之意，雪不到地，所以無尺雪；第三句亦前詩「楚人四時皆麻衣」之意。從〈其二〉詩還看到，這次寒流還夾帶著疾風，長江裡也出現了不應有的流冰—冰凌。此外，同時所作的〈晚晴〉詩也說：

³⁰ 白帝山下舊有水位站及水位觀測標尺（位於 31° 2'29.40"北，109°34'11.60"東）。本數據參考武漢大學水利系藏「1955-1986 年黛溪、白帝城、奉節白馬水文站的水位日誌」，這份早期的日誌，收錄奉節縣水文站、白帝城水位站、黛溪口水文站之每日水位資料。又，本段長江古今水位差異不大，詳見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頁 198-223，第四章〈東屯茅屋〉，〈長江、西漢之水情與東屯定位〉節。

³¹ 唐夔州城由赤甲山城區、馬嶺城區、白帝山城區等三個部份組成，馬嶺居中，連結赤甲與白帝，平地海拔在 146 米上下，夔州城的高程，可以此為參考基準。但除了部份為懸崖外，一般城外居民，在海拔 135 米以上已可居住。

³² 古代沒有氣溫紀錄，參考現代重慶市區和奉節縣氣象的話，秋冬時候，奉節縣氣溫經常比重慶市區高出約三度。以近日所見，供作參考，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我在奉節縣考察，曾登上瞿唐峽北岸海拔 1360 米的白鹽山尖，此即〔南宋〕范成大所謂的燕子坡。在這裡前後三天裡，山下江岸皆著短衣，山上懸崖亦熱，我著秋季長袍在崖顛，大汗如雨滲滲下。

³³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45。

³⁴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21，頁 1848。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沈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³⁵

在這首詩裡，杜甫也描寫了崖谷之間，大雪埋沒；江水之上，石缺樹倒的情景，舊瘴是舊日的炎熱，現在也沒有了，與〈前苦寒行〉、〈後苦寒行〉互相呼應。「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兩句雖然指出連陰三十日之後，短暫的陽光在某一天的傍晚出現，但與長期的寒冷相比，不算什麼。這樣的冷天氣，一直延續到跨年的正月初七日，據〈人日二首·其一〉云：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驚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³⁶

本詩承繼了前一年暮冬苦寒的實相，「冰雪驚難至」之句，明明白白的指出了人日之時，天空還是沈陰，地上還有冰雪。

三天後，即1月10日立春，天氣已經好轉。在本詩裡，杜甫描寫當天的情況為「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疏」，錯莫是不定之意，意指天空有時晴、有時陰，變化猶未穩定。雖然陰晴猶未穩定，但已可確定不是元日到人日那種完全陰沈的氣候了。花萼雖然才漸漸有一點，但這時的氣溫，肯定是回升了，才會有花萼。所以，杜甫一則說「江漢春風起」，點出東來的春風今天已經生起，再則說「冰霜昨夜除」，點出地面的冰霜已在昨夜消除。

經過以上的討論可知，杜甫在這首詩裡所說的「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並不只是立春的概念式用語而已，他還是非常寫實的。換言之，不論從立春的典故用語來看，或從真實的氣象來看，都明確的指出今天乃是立春日。如果像張遠所說的：「此詩亦元日所作」，元日連陰未解，冰雪仍多，已證之於〈人日二首〉，他的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

(二)也是立春問題——「冥冥甲子雨」之古註解說與編年皆謬

前文說到杜甫重視立春，下面再舉〈雨〉詩為例。因為黃、仇二人誤解了杜甫「甲子」和「立春」二詞的用法，致使編年錯誤：

³⁵ 同註2，《杜詩詳註》，卷21，頁1846。

³⁶ 同註2，《杜詩詳註》，卷21，頁1855。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
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喉吟笳發，蕭條別浦清。
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³⁷

仇氏引鶴注：

《舊史》：「大曆元年正月丁巳朔」，則初八日為甲子。《史》又云：「是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與唐諺合。

黃鶴所引的是《舊唐書·代宗本紀》：「（永泰二年六月）自春旱，此月庚子始雨。」³⁸庚子為6月16日（766/7/27），所以史文說是「此月」。所謂「與唐諺合」，即他們在「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句下所加注的：「《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的典故。³⁹按：《舊唐書》同一卷中，僅說到「（永泰）二年春正月丁巳朔（766/2/14），大雪平地二尺」，並沒有說到下雨，若說因為甲子雨而造成春旱，則在西京長安（唐京兆府俗稱長安）只有雪而沒有雨。何況，杜甫所居的夔府，位於長安的正南偏東，兩地之間的直線距離約360公里，中間阻隔了高大的秦嶺，天候氣象必然不同，與所引《舊唐書·代宗本紀》的春旱，明顯不相干，不知道黃鶴這樣的牽強附會有何意義？何況《朝野僉載》只不過說了一個諺語，杜甫詩寫的是真實降雨，詩中也沒有採用這條諺語作典故，其實可以不注的。仇兆鰲只忙著附會前人，牽合字詞，真正重要的詩意解釋都不管，連編年也弄錯了，實在不值得。

其實，就算是依照黃鶴的意思，把本詩編定在永泰2年（大曆元年），那麼，杜甫在永泰2年2月13日（766/3/28）自雲安縣乘流下夔州城時，不就遇雨了嗎？當時杜甫作了〈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詩，⁴⁰一則說：「江鳴夜雨懸」，一則說「晨鐘雲岸濕」，仇注：「上四，宿郭遇雨，夜中之景。五六，岸濕難上，早起之景」，不也承認了這一夜的雨勢不小嗎？此夜正是在黃鶴認定的永泰2年正月之後，何來春旱之有？

³⁷ 同註2《杜詩詳註》，卷14，頁1427。

³⁸ 同註3，卷11，頁283。

³⁹ 原文見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1，頁19：「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⁴⁰ 同註2，《杜詩詳註》，卷15，頁1266。

黃、仇的問題還不在這個小小的矛盾，而是編年的錯誤。永泰 2 年正月初八日（766/2/21）雖然是甲子，但立春是在前一年的 12 月 17 日（766/2/1），離開甲子日已經 20 天，中間隔了「雨水」節氣，離開一個節氣還用著那個節氣的名稱，並不是杜甫的作詩習慣。更重要的是，永泰 2 年正月，杜甫尚在雲安縣，雲安縣是夔州的屬縣，今名雲陽縣，水路距離 62 公里，⁴¹從〔宋〕范成大《吳船錄》⁴²、〔清〕王士禎《蜀道驛程記》⁴³、陶澍《蜀輶日記》⁴⁴等紀行日記可知，自雲安縣至夔府通常航行一日，也有航行一日半者，遲速不定。因此，雲安縣和夔府所在的奉節縣，明顯的是兩個不同的居住概念。

本詩中「直覺巫山暮」、「寒空巫峽曙」等句中的「巫山」、「巫峽」，都是杜甫在夔府作詩時慣用的地名，如：

老病巫山裡，稽留楚客中。〈老病〉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月三首之二〉
巫山秋夜螢火飛，疏簾巧入坐人衣。〈見螢火〉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之二〉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寫懷二首之一〉
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送十五弟侍御使蜀〉⁴⁵

以上各詩都是在夔府所作，因而可以證明本首〈雨〉詩的所在地點也是夔府。而且，「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諸語，更是寫出夔州都督柏茂林（一作琳）駐軍的活動。當時柏茂林的官職銜是「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兼夔州刺史，依前兼御史中丞、充夔忠萬歸涪等州都防禦使。」⁴⁶擁有峽中最高的兵權，火旗錦纜，是其水軍駐泊於白帝山下半環形的水灣（今名關廟沱），即〈秋興八首之三〉所云：「信宿漁人還泛泛」的水域。白馬江城，是其陸軍出入白帝城內外，即杜甫〈上白帝城〉：

⁴¹ 參考百度文庫（網址：<http://wenku.baidu.com/view/41e4241afad6195f312ba61c.html>），長江三峽大壩蓄水前的〈重慶至宜昌水路里程表〉，最後瀏覽時間：2015 年 10 月 11 日。

⁴² 南宋·范成大著，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 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⁴³ 清·王士禎，《蜀道驛程記》，見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58 年）頁 5653-5689，第 10 冊，。

⁴⁴ 清·陶澍《蜀輶日記》，見同前註，頁 5737-5781。

⁴⁵ 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5，頁 1282、卷 18，頁 1630、卷 19，頁 1676、卷 20，頁 1750、卷 19，頁 1699、卷 17，頁 1464。

⁴⁶ 柏茂林，一作琳。杜甫〈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八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詩有云：「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又曾參觀其軍容，見〈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二詩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8，頁 1571，及卷 18，頁 1576。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將曉二首〉「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的場域。⁴⁷作詩地點既然明確是在夔府，而杜甫是永泰 2 年（大曆元年）2 月才到達夔州城下，不可能在這年的正月裡於雲安縣預作此詩。黃、仇編年之誤，可以確定。

本詩的正確編年，是在大曆 2 年 1 月，這一年 1 月 13 日（767/2/16）的干支為甲子，立春在去年 12 月 29 日（767/2/2），雨水在 1 月 14 日（767/2/17），作詩之日，已過立春，未到雨水，所以說：「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注意「已度」二字，便得杜甫之旨。

仔細體味這兩句，杜甫似乎對立春之後還在下雨有些厭煩，當時他住在夔州城中的赤甲宅，但在立春以前，他就曾到白帝城北的瀼溪白谷去探視，⁴⁸已有卜遷之意，如〈瀼西寒望〉一詩所云：「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⁴⁹不過，他沒有在「春欲至」以前遷居，直到三月中旬以後，才離開赤甲宅，遷居到白谷中這條瀼水的西岸，這就是瀼西草堂。

（三）立秋日的判斷——黃鶴二次注立秋皆誤，編年亦誤

杜甫有許多詩題，直接寫出月日或年月日，黃鶴認為和節氣有關，仇兆鰲也贊同其說，這個想法非常正確，可惜他們不明唐曆，兩度誤算立秋，十分可惜。茲以〈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與〈十月一日〉等詩為證，⁵⁰檢討其所言之得失。黃、仇二人由於定位節氣錯誤，連帶也誤判了編年時間，從而對詩意有所誤解，我在下文中，都將一一說明。

首先是杜甫〈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詩：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比鄰耐人聒。
晚風爽烏匳，筋力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早魃。
園疏抱金玉，無以供采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下略）

⁴⁷ 三詩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7，頁 1484、卷 15，頁 1272、卷 14，頁 1236。

⁴⁸ 白谷，指白帝山以北之東瀼溪谷。依杜詩描寫，似包括瀼溪入江口至上游山谷（今上壩村以上）。〈南極〉：「南極青山眾，西江白谷分」，指入江口；〈白帝城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指全體溪谷；〈課伐木〉：「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層巔後，十里斬陰木」，指溪谷上游之山中。以上各詩，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8，頁 1556、卷 21，頁 1840、卷 19，頁 1369。

⁴⁹ 《杜詩詳註》，卷 18，同註 2，頁 1562。

⁵⁰ 四詩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5，頁 1316、卷 18，頁 1651、卷 20，頁 1787，後二首同一頁。

杜甫於永泰元年（765）9月抵雲安縣，重陽節後，便在雲安縣臥病數月，至永泰2年2月13日（766/3/28）始自雲安放舟，泊夔州城下兩夜，於2月15日（766/3/30）晨登岸。不數日，疾復作，遂暫寓夔府，賃居赤甲山城區。自3月中旬臥病，至7月3日，閉目已逾百日，筋力方蘇，而得起身。此詩乃寫於病體小蘇之時，首聯即云：「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商用事，即秋令當節，是年立秋是6月23日（766/8/3），7月3日（766/8/12）為立秋入氣後的第十天，正當秋令，此句本無問題，但七月三日既非立秋初日，黃鶴所云：「七月三日，蓋立秋之日，凡公詩記日者，皆指節候言」，就明顯的失誤了。

黃鶴第二次注立秋日，仍然錯誤，即〈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詩註，詩云：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其一）

詩題中已載明宴會日期為「七月一日」，詩的首聯又說：「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因此，仇氏承黃鶴注說：

按杜詩凡稱月稱日者，皆指節候言，此七月一日乃立秋之日，故曰秋風此日灑衣裳。後有詩題〈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而詩云：「悲秋向此夕」，則恰好秋盡矣。

黃鶴將本詩編年在大曆2年，本來也沒有錯，錯誤在立秋日的指述。他們把〈七月一日〉詩題當作立秋日，其實本年的立秋日是7月5日（767/8/3），至於詩中的「秋風此日灑衣裳」之句，只不過是回應题目的「七月一日」，七月為一秋之首月，一日為七月之首日，故云，並非當天便是立秋日。

由於前一首詩題引起立秋日推算錯誤，連帶的，黃、仇二人解讀〈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與〈十月一日〉二詩，也都發生誤謬。黃鶴一開始就把7月1日當作立秋日，再從而推算，認定9月30日就是秋盡，10月1日就是立冬日。在《杜詩詳註》裡，仇氏承黃鶴之旨，將〈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二詩串聯，前後排列，並於〈十月一日〉詩後加注云：

杜集中，凡詩題記日月者，皆誌節氣也。上章云「悲秋向夕終」，是秋夜盡也。此章云「為冬亦不難」，是日立冬也。……杜詩不特善於紀事，抑且善於紀曆。

如果要進一步瞭解他們的錯誤，須先從〈十月一日〉詩來看，詩云：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裏如千室，焦糖幸一樣。
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⁵¹

本詩以〈十月一日〉為題目，從詩的後半看來，並不難解釋，原來是夔州當地民俗重視這一天，當作節日來歡慶，家家都做了甜食來互相餽贈。作詩的時間，是永泰2年（大曆元年）的10月1日（766/11/7），作詩的地點，是在赤甲宅。

何以證明作詩當時杜甫住在赤甲宅，而不是在東屯？請看第三句「夜郎溪日暖」和第四句「白帝峽風寒」。唐代夜郎郡珍州，屬江南西道，轄夜郎、麗泉、樂源三縣，⁵²夔府是唐人經由水路轉赴夜郎的交通樞紐點，由奉節縣渡江至施州（今恩施），⁵³再由施州南下，而至夜郎。⁵⁴李白〈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⁵⁵便說明了這個交通特徵。山南水北為陽，巫山陽就是指位在長江北岸的夔府，⁵⁶東歸之日，李白作〈早發白帝城〉而去。易言之，自白帝城渡江而南，即往夜郎之驛路，因而杜甫夔州詩每以「夜郎」、「五溪」指隔江南岸之廣大山區。至於「白帝峽風寒」，主要指瞿唐峽，但依詩意，也包括從瞿唐峽口以西，跨過東瀘水入江口之後，白帝山峭壁與南岸巖崖之間長達500餘百米的峽谷，都計算在內。

杜甫在夔府曾經三次遷居，第一次是永泰2年（大曆元年）3月至大曆2年3月，從上岸以後的臨時客館，移住於位在夔州城內的赤甲宅。第二次是大曆2年3月末至9月初，從城內的赤甲宅移居城外的瀘西宅。第三次是大曆2年9月初至大曆3年1月中，自瀘西宅移居東屯草堂，但仍擁有瀘西宅及果園的產權。至於古注誤以西閣為杜甫的住宅，其實它是夔州賓館的性質，杜甫有時借住而已。

⁵¹ 見《杜詩詳註》，同註2，卷20，頁1787。

⁵² 見同註3，卷40，頁1629。又見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41，頁1076，〈地理志·江南西道·黔中採訪使〉，云：「溱州溱溪郡，縣五：榮懿、扶歡、夜郎、麗泉、樂源。」

⁵³ 長江大壩蓄水前之2003年1月，我曾考察奉節縣至恩施（施州）間道路，由奉節縣白馬渡過江後，沿迷宮河，在興隆鎮南方翻越高嶺，越嶺最高點約在30°38'15.07"北，109°29'10.98"東，海拔約1783米，舊有S201省道經過，今S340省道開闢隧道由其下穿越。

⁵⁴ 唐時，施州、夜郎正路由夔府渡江而南，宋時，施州道路改由巫山縣渡江，見陸游《入蜀記》，同註19，卷2，頁103：「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饒羊腸。』即謂此也。」

⁵⁵ 《全唐詩》，卷173，同註13，頁1775。

⁵⁶ 李白長流夜郎的真相，學界爭議不少，不過，遇赦這一次行程只到夔府即返，並無異說。

當杜甫居住在赤甲宅時，這座江樓，位於山腰，背倚赤甲山，前臨關廟沱，杜詩所稱：「日日江樓坐翠微」（秋興八首之三）、「注目寒江倚山閣」（縛雞行）、「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催宗文樹雞柵），⁵⁷皆其形容。由於它的地形和位置，很容易就可以前瞻夜郎之日，左挹巫峽之風，如果不是居住在這裡，就不能像這樣親切地感受到實際山川的形勢，因此，本詩的「十月一日」，必定作是永泰 2 年（大曆 1 年）10 月 1 日，決無可疑。

黃鶴的編年，將此詩列於一年後的大曆 2 年（767）秋末，但當時杜甫為了督促收稻之便，已經從瀘西草堂移住東屯茅屋。東屯與瀘西宅同樣在白帝城北的瀘溪畔，但是它比瀘西宅更深入山谷中，離開瞿唐峽口直線距離約 3600 餘米，更兼溪流宛曲，人在東屯，既不能望見「夜郎溪日」，也不能吹拂「白帝峽風」，明顯的不可能脫口而出這樣的感受。因此，必然不可能是大曆 2 年之作，黃、仇二人的編年是錯了。

綜上所論，這首〈十月一日〉的編年，並非黃、仇二人所說的大曆 2 年，而是永泰 2 年（大曆 1 年）所作，本年的立冬日在 9 月 25 日（766/11/2），10 月 1 日（766/11/7）並非立冬日。至於〈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一詩，確是作於大曆 2 年，但此詩指的是大曆 2 年的 9 月 30 日（767/10/27），而該年的立冬日在 10 月 6 日（767/11/2），也不是「十月一日」。黃、仇二人於曆法與編年，兩俱誤謬。

（四）白露與詩：「露從今夜白」非乾元二年秦州作

杜甫〈月夜憶舍弟〉詩云：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⁵⁸

第二句，宋本《杜工部集》作「秋邊一雁聲」，⁵⁹《杜詩詳註》改為「邊秋一雁聲」，並編為乾元 2 年秦州作，見仇氏引鶴注說：

詩云：「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是年九月，史思明陷

⁵⁷ 〈秋興八首之三〉，同註 2，卷 17，頁 1484，另二詩分見《杜詩詳註》，同註 2，卷 18，頁 1566、卷 15，頁 1331。

⁵⁸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7，頁 589。

⁵⁹ 見唐·杜甫撰，宋·王洙輯，《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年），卷 6，頁 398。

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宜戍鼓之未休。二弟一在許，一在齊，皆在河南，故憶之。

仇氏又於「露從今夜白」下注云：

《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

又引王彥輔曰：

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顛倒用之，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王彥輔所謂「顛倒用之」，便是指「露從今夜白」五字，乃為「從今夜白露」的顛倒，可見仇兆鰲也認為今夜便是白露節氣之始。⁶⁰

但是，乾元 2 年（759）的白露節氣，是從 8 月 8 日辛丑（759/9/3）入氣，到 8 月 23 日丙辰（759/9/18）交於秋分，由「從今夜」觀之，乃指白露節氣的初日，亦即初八日。陰曆初八日夜的月相，還不到半扇，無論如何不會使人興起「月是故鄉明」的比較之想。更何況，以 Starry Night 計算初八日晚上的月相，換算成秦州的地方時，21 點 2 分就已經月落，以〈唐大衍步軌漏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日沒、昏、明、五更古今時刻對照表〉計算，⁶¹當夜的二更是秦州地方時 20 時 56 分至 22 時 58 分，喜歡夜間生活的杜甫，不會對著一個在二更已經下斜而將沒的上弦月，高吟「月是故鄉明」，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黃鶴注所說的：「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宜戍鼓之未休」，九月已經在白露節氣結束之後，因此，如果黃鶴所比附的戰事為真，則

⁶⁰ 自宋至清，注杜者甚多，見解都不相遠。前人之注，仇兆鰲《杜詩詳註》集其大成，仇氏之後，如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 年）之類，僅為仇注之節本而已。以本句注為例，楊倫云：「是夜逢白露節」，實承仇注之語勢而為之。故本文僅舉仇書，不再旁引他家。

⁶¹ 見同註 3，卷 34，〈曆志〉，頁 1255，〈開元大衍曆經·大衍步軌漏·求每日晝夜漏及日出入所在辰刻〉條。前文已指出，筆者曾以〈大衍步軌漏〉製作了一份簡便的〈唐大衍步軌漏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日沒、昏、明、五更古今時刻對照表〉，本表是以開元 12 年 11 月 28 日甲申（724/12/18）冬至為首日，推算當年的二十四節氣所在日，依大衍曆經的格式，以二十四節氣為表首，將每一個節氣日的夜漏刻長度、日出日沒時刻、昏明刻及五個更的起始與終結時刻，都用現代時制換算，做成簡明易用的對照表。使用時只要先查出所求日期的西曆月日，然後從二十四節氣欄中，找到日期相近的前後節氣，取後一個節氣的時分數據，減去前一個節氣的時分數據，用除法除以相差的日數，再把除得的分數，加到前一個節氣的時間上，所要查的五更時間，便可以計算出來了。使用時，可以從古代刻、分、更、點換算現代時刻，也可以由現代時刻換算古代刻、分、更、點。可與筆者所作的《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譜》合併使用，以方便取得每一日的中西曆對照。

他們推斷此詩作於「白露從今夜起」之時，必然為假，自相矛盾了。

依天文月相而論，此詩必定作於至德 2 載（757），這一年的白露節氣，從 8 月 14 日（757/9/2）入氣，至 8 月 29 日（757/9/17）交於秋分節氣。「露從今夜白」這一夜，正是 8 月 14 日夜，月相已經團圓，又在中秋前一夜，因而興起故鄉之思與憶弟之情，於理本合。這一年唐玄宗在成都，唐肅宗在鳳翔，杜甫正在唐肅宗鳳翔行在的朝廷裡擔任左拾遺。就在同一天，白晝裡，他接到家書，寫下了〈得家書〉⁶²一詩，夜間再步月憶弟。相對於日間得家書的喜悅，此詩所寫的「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一有信，一無信，倍覺傷懷。

詩中所言「寄書長不達」，是因為「戍鼓斷人行」，所以末句以「況乃未休兵」作收，當時安史亂兵猶然佔據西京長安，自鳳翔縣往東道路，處處戍鼓，人行斷絕，兩京道路，更不可言。而且，戰亂以來，杜甫與諸弟離散，東都河南府（俗稱洛陽）鞏縣故里的情況也不明，因此而有「無家問死生」之感，詩意十分明白而確定。如果依黃鶴的編年，把這首詩定位為乾元 2 年（759）所作，這年秋天，雖然安史之亂尚未完全平定，但因為乾元 1 年（758）冬天，史思明曾表示願意降服，雙方一度休戰，當時任職華州司功參軍的杜甫，也在乾元元年 12 月，告假自華州經由潼關、閿鄉，走兩京驛路，返回鞏縣故居探視。杜甫既然已經返回了故里，也曾經收到諸弟的來信，應不會再泛泛的寫出「無家問死生」和「寄書長不達」之語了。

此詩唯一可以附會為秦州詩之處，是「秋邊一雁聲」的「邊」字，因為杜甫在秦州所作詩多次稱秦州為邊塞，因而注詩者一看到「邊」字，就聯想到秦州，甚至像《杜詩詳註》等杜甫詩集，直接把它改為「邊秋」。事實上，查遍《全唐詩》也沒有把「秋邊」之「邊」解作邊塞的詩例，其同型的詞彙有「江邊」「雲邊」「花邊」「天邊」「愁邊」「畏途邊」，所有的邊字都是作為位置指示詞，則「秋邊」應解為「秋天之時」「逢秋之際」，其理甚明。更何況，天文曆法才是鐵律，至於詩中用字的版本與文字解釋的異同，都是見仁見智的可變之數，不能單單以一個「邊」字，便將此詩定位為秦州之什。

（五）也是白露：〈得家書〉寫作日期之推定與〈北征〉詩之進一步解讀

前一小節討論〈月夜憶舍弟〉時，曾言及〈得家書〉一詩，本節將對它作深入分析，請看全詩：

去憑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驢子最憐渠。

⁶² 同註 2，《杜詩詳註》，卷 5，頁 360，原詩見後文「也是白露：〈得家書〉寫作日期之推定」小節。

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裡，眷言終荷鋤。⁶³

仇氏引黃鶴注云：「此是至德二載秋，在鳳翔作」，可從。詩中「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兩句，指出自己四十六歲，頭髮已有二毛，在唐肅宗身旁任職左拾遺，⁶⁴左拾遺屬於門下省，其工作地點即所謂帳殿、鸞輿之所。按，杜甫是在至德2載4月脫身金光門，潛行至鳳翔，5月16日（757/6/7）被授以左拾遺，因此，本詩作於至德2載秋天，時間非常明確。至於確定的日期，前一小節已指出，至德二載的白露節氣，始於在8月14日（757/9/2）入氣，至8月29日（757/9/17）交於秋分，詩中既云「白露初」，可確定為8月14日所作。古代曆法知識中，秋分前後，鴻雁南飛，本詩「涼風新過雁」的描述，正相吻合。

本詩的寫作日期確定後，便可以證明〈北征〉詩所言不虛。〈北征〉開頭說：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
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⁶⁵

「閏八月初吉」的「初吉」乃是朔日，⁶⁶即閏八月初一（757/9/18）。換言之，杜甫在寫下〈得家書〉之後半個月內，請假獲准，擬返鄜州探視妻兒，其間，再被安排詣闕拜辭，時程非常匆迫，而他不被皇帝所重視的氛圍，也從時間的呈現中，可以感知。

杜甫這次的行程，從鳳翔縣（今陝西鳳翔縣）到鄜州（今陝西富縣），中途在邠州（今陝西彬縣）渡過涇水河谷。如以現在的省道和國道來摹擬這段行程，從鳳翔縣到邠州，可以選擇省道 S210 接 S306，從邠州到鄜州，可以選擇省道 S306 接省道 S305 再接國道 G210，是最合理的參考路線。⁶⁷里程上，鳳翔縣到邠州約 134 公里，由邠州到鄜州

⁶³ 同註2，《杜詩詳註》，卷5，頁360。

⁶⁴ 關於杜甫出任左拾遺及前後官職變化，請參閱簡錦松：〈杜甫夔州生活新證〉，收入謝海平主編：《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2008年），頁117-162。

⁶⁵ 同註2，《杜詩詳註》，卷5，頁395。

⁶⁶ 參閱北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帝王部·敕宥〉，卷85，頁1014：「四月己亥朔（開元26年，738/4/24），始令太常卿韋韜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寮於殿上列坐而聽之。勅曰：『朕仰稽古訓，思致人和，爰發錄哀之旨，以行順時之政。今孟夏初吉，三農在朝。』……」文中四月己亥朔，即孟夏初吉，可證初吉即初一朔日也。

⁶⁷ 利用現代省道和國道來推算古代道路，是很有效的研究方法。因為現代的省道，幾乎都是在清代驛路的基礎上擴建的，清代的驛路有些可能會與前代不同，但基本上，其接鄰性或重疊性都很高。國道興造得比較晚，有些是和原來的省道併線，有些是在距離省道不遠處開闢，因此，利用國道

約 283 公里，合計約 417 公里。考慮到古今道路的里程應有不同，再以平均一天行走的距離約低於 30 公里來計算，杜甫從鳳翔縣回到鄜州，如果以 15 天來估算，算是合理。

〈北征〉詩的結構，是依照出發後的行程順序來設計的，首段先說到：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

一、二句離開鳳翔縣，三、四句接著就登山，與省道 S210 及 S306 所經過的地理條件相同。就這樣一路到邠州，下渡涇水，詩中反映了現在可見到的實際山川。

行程之末，才寫到鄜州郊外：

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鴞鳴黃桑，野鼠拱亂穴。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鄜時」使用「秦文公作鄜時」的典故，代指鄜州城郭，意為遠望可見鄜州城。既然已經遠遠看得見鄜州城，應是最後一段的行程了。「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二句，並非虛寫，鄜州的戰役雖不見於史傳，但安史兵力曾達陝北，至德 2 年 2 月以前，郭子儀曾駐兵鄜州，其間可能有戰鬥發生，遺留之戰死人骨，至此為杜甫所親見。依照行程推算，這一日可能是閏 8 月的 14 日或 15 日了，所以能夠在圓月朗照之下，夜行經過昔日的戰場。

以上的分析中，由於我們先掌握了杜甫自鳳翔縣返回鄜州的道路概念，推算了旅行的日數，因而可以體驗詩人登高臨水的感受，使詩意詮釋從平面、空洞式的想像，進入可以與真實山川及杜甫身影作明確結合的層次，其間的差異，請讀者自己體會。

回到〈北征〉詩來，杜甫這次請假探親，為妻子兒女都買了禮物，也帶了錢回來，這本是人情之常，不過，從〈北征〉詩裡所說的：「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看來，「生理」就是今人所說的「生活、生計」，如果他告假一兩個月就回去原職，就不需考慮到

和省道所取得的里程數，誤差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具有參考價值。例如 G106 國道從河北獻縣（明河間府獻縣）到河北任丘市（明河間府任丘縣）約 61.2 公里，基本上就是明代的驛路。不僅在中國境內是這樣，韓國的 1 號國道（即統一路，통일로），從首爾（朝鮮時代稱為漢城、漢陽）火車站前經過，先抵經坡州、文山，如再越過 38 度線，可聯通往到開城（朝鮮時代稱松都、松岳、開京、松京），這段國道主要就是以朝鮮時代漢城開京間的驛路為基礎開闢的。現地研究方法對於借用現代道路以摹擬古代有嚴謹的規範，比如本文選用這條參考道路時，已考慮到它的距離最近，也考慮到〈北征〉詩中敘述的地形與路況，同時也注意到鳳翔縣以東，濱臨渭水的道路還在處交戰的危險中，通過種種考量之後，才以此作為杜甫此行的參考路線與里程的摹擬值。讀者如果想要進一步瞭解，請多參閱筆者已發表的其他論文。

其他的生計，可是杜甫在鳳翔時已不為肅宗皇帝所喜，這次名為請假，實為避禍，也許他已經考慮不再回去銷假上班了。參照〈得家書〉所說：「農事空山裡，眷言終荷鋤。」已有歸隱為農的心思，但是，為農談何容易，當他回至鄜州羌村，聽著父老口中「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⁶⁸，再也打不起荷鋤的念頭，所以才有「生理焉能說」，暫時放下未來的出路不去想它的說法。未料，在一個多月之後，兩京光復，杜甫再回京繼續左拾遺的生活，實是出於他的望外之喜。

(六)霜降之詩：節氣入詩之好例

杜甫確實是相當注意節氣的，在這首〈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中的「霜」字，就是利用「霜降」節氣來入詩，全詩云：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
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⁶⁹

詩的首聯說，九月三十日是秋天九十個日子的最後一天，今夕是這一天的向盡，過了此夜之後，秋天就結束了。但是，秋盡是從月份來說，並不等於是明天要換立冬節氣，唐詩像這樣的例子不少，如賈島〈三月晦日贈劉評事〉：「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⁷⁰此詩的三月晦日，是3月30日，與杜甫本題的記日方法相同，杜甫寫秋天將在今夕告終，賈島寫春日將在今日別我，思路與字法皆相同，可以互證。黃鶴與仇兆鰲之誤謬，不待深駁。不過，本詩最值得注意的，不是首聯，而是次聯的「霜薄楚王宮」。本年霜降節氣自9月21日（767/10/18）入氣，至10月6日（767/11/2）交於立冬，因此，9月30日（767/10/27）這一天，乃是霜降節氣裡的其中一天，第四句的「霜」字根柢於此。

除了首聯之外，全詩的後六句都在寫夔府氣候的溫暖。杜甫用「瘴餘」正面寫其熱，餘即多之義，指熱減而猶存，再用「霜薄」反面寫其不寒，薄即少弱之義。「夔子國」、「楚王宮」都是夔府的代稱。⁷¹為了強調夔府的熱，以及對霜降節氣的期待，他連續用

⁶⁸ 同註2，《杜詩詳註》，卷5，頁391。

⁶⁹ 同註2，《杜詩詳註》，卷20，頁1787。

⁷⁰ 同註13，《全唐詩》，卷574，頁6687。

⁷¹ 夔子國，指夔府，見杜甫〈復陰〉詩：「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楚王宮，也是夔府的代稱，見〈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巖二首〉、〈同過楚王臺〉詩，二詩分見同註2，《杜詩詳註》，卷20，頁1741，及卷15，頁1293。詳細的論述，請參閱同註30，頁17-60，〈楚宮陽臺〉章。

了兩個夔府的別名為典故，重複連舉的效果。

杜甫在夔州詩中使用的「瘴」字，並不是指使人致病的毒氣，全部是指炎熱，屢屢而見，計有：

瘴雲終不減（熱三首之二）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十月一日）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驅豎子摘蒼耳）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悶）

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⁷²

上引各詩所用的「瘴」字，都在說炎熱，即使是「瘴癘」雙字詞，也是為了與「風雲、雲煙」對仗，仍只取「瘴」一字為偏義而已。⁷³杜甫是河南府鞏縣人，習慣了四季分明的北方天氣變化，對於北方晚秋初冬時的冷涼天氣比較適應，因而一再寫到不耐夔府的熱。

第五、六和七、八句的訴求，也是與氣候暖熱有關，「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二句，說草色因地熱而不成衰白，楓葉也因天候不冷而不會迅速凋黑，依然和花一樣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則說，在這個季節裡，故鄉林葉已經大大黃落，此地與故園不同，搖落的程度不大，只有小小的搖落。「小搖落」一語，杜甫曾用於所作〈西閣二首〉詩中，云：「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⁷⁴可以互證。

既然整首詩前後都是瘴熱的氛圍，為什麼在其中插入一個不存在的「霜」字呢？目的就是點出節氣已經在「霜降」節氣這十五天裡面了，藉由這一點，來襯托出秋天三個月已經結束，氣候卻應該轉冷而不冷。

⁷² 〈十月一日〉見同註2，《杜詩詳註》，卷20，頁1787，其他各詩分見同註2，《杜詩詳註》，卷15，頁1300、卷19，頁1665、卷20，頁1790、卷19，頁1699。

⁷³ 另有〈雷〉詩：「大旱山嶽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篇中所使用的「瘴癘地」一語，也是取其熱而已；與杜甫在秦州所作〈夢李白〉之「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以慣用語的形態指稱江南，作法不同。二詩分見同註2，《杜詩詳註》，卷15，頁1295，及卷7，頁555。

⁷⁴ 同註2，《杜詩詳註》，卷17，1473。

三、結論

本文不作抽象的理論，每個議題都是平行的，都是具體的詩篇論證，所得結論如下：

- 1、杜甫〈遠懷舍弟穎、觀等〉詩為大曆 3 年 1 月 10 日（768/2/2）立春日作，《杜詩詳註》定為大曆 3 年元日作，非也。其「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之句，為植基於大曆 2 年暮冬至大曆 3 年正月真實氣象之寫照。
- 2、杜甫〈雨（冥冥甲子雨）〉詩，確定是大曆 2 年 1 月 13 日（767/2/16）在夔府之作。本年 1 月 13 日的干支為甲子，立春在去年 12 月 29 日（767/2/2），雨水在本年的 1 月 14 日（767/2/17），甲子之日，已過立春，未到雨水，所以說：「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杜詩詳註》定為永泰 2 年（大曆元年）1 月作於雲安縣，非也。
- 3、杜甫〈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二題，皆有日月，關於前者，黃鶴云：「七月三日，蓋立秋之日」，實際上，本年的立秋是 6 月 23 日（766/8/3），並非 7 月 3 日（766/8/12），黃氏不明唐曆，所以誤注。對於〈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杜詩詳註》仍用黃鶴「此七月一日乃立秋之日」之說，並連帶指出十月一日為立冬，皆誤，大曆二年立秋日在 7 月 5 日（767/8/3），立冬日，在 10 月 6 日（767/11/2），並非如黃、仇二氏所推算者。
- 4、杜甫〈月夜憶舍弟〉詩云：「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詩詳註》定為乾元二年秦州作。但乾元 2 年的白露節氣是從 8 月 8 日（759/9/3）入氣，月相完全不合。本文以《開元大衍曆經》計算更次，以月相推論杜甫望月的可能，兼以杜甫在至德 2 載至乾元 2 年之間的行蹤為證，推翻其說，確定此詩為至德 2 載 8 月 14 日（757/9/2），初入白露節氣之作。
- 5、杜甫〈得家書〉寫作日期，可用白露節氣推定為至德 2 載 8 月 14 日（757/9/2），與〈月夜憶舍弟〉為同日之作。本文在確定白露節氣與寫作日期之關係後，並以現地法考定〈北征〉詩之行程日期，進一步為〈北征〉詩作了前人所未道的新解。
- 6、杜甫〈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中，有「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之句，全首詩皆在寫夔府之暖熱不寒，因為 9 月 30 日（767/10/27）是霜降節氣十五日內的其中一天，乃取「霜」字入詩，恰得其妙。

徵引文獻

古籍

- 唐·杜甫撰·北宋·王洙編：《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影宋本。【Du, Fu(Author); Wang, Zhu(Editor). *Du Gong Bu Ji*. Taipei: Student Book, photo-offset of Song edition (1971)】
- 唐·杜甫撰，南宋·黃希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069冊）【Du, Fu(Author); Huang, Xi(Note and Commentary); Huang, He (Add Comment) *Bu Zhu Du Sh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hoto-offset of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Ji Bu No.1069 (1997)】
-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Du, Fu(Author); Qiu, Zhao-ao(Note and Commentary). *Du Shi Xiang Zhu*.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9)】
- 唐·杜甫撰，清·楊倫注：《杜詩鏡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年）【Du, Fu(Author); Yang, Lun(Note and Commentary) . *Du Shi Jing Quan*. Taipei: Zhong Hua Book Company of Taipei (1975)】
- 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Zhang, Zhuo(Author); Zhao, Shou-yan(Note and Commentary), *Chao Ye Qian Za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9)】
-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Liu, Xu(Chief Author). *Jiu T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5)】
- 北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Wang, Qin-ruo(Chief Editor). *Ce Fu Yuan Gu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94)】
- 北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Li, Fang(Chief Editor). *Wen Yuan Ying Hua*.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66)】
- 北宋·黃庭堅撰，南宋·史容、任淵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111-112冊）【Huang, Ting-jian (Author), Shi, rong, and Ren, yuan (Note and Commentary) . *Shan gu wai ji shi zh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i bu cong kan xu bian*” Ji bu di 111-112ce. (1982)】
- 北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Ou yang,Xiu(Chief Author). *Xin Tang Shu*.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75)】
- 北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Su, Shi(Author), Kong, Fan-li (Note and Commentary). *Su Shi Shi J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2)】
- 南宋·陸游撰，柴丹校注：《入蜀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Lu, You(Author), Chai, Dan(Note and Commentary). *Ru Shu Ji*.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1996)】

- 南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 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Fan, Chengda(Author). Kong, Fan-li(Note and Commentary). *Fan Chengda Bi Ji Liu Zhong-Wu Chuan Lu*.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2)】
- 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58 年）【Wang, Xi-qi(Editor). *Xiao Fang Hu Zhai Yu Di Cong Chao*. Taipei: Kwangwen Book Company (1958)】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Peng, Ding-qiu(Chief Editor). *Quan Tang Sh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60)】
- 清·錢謙益輯、劉兆祐刊行，《全唐詩稿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 年）【Qian, Qian-yi(Editor); Published by Liu, Zhao-you. *Quan Tang Shi Gao Be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76)】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Ming shi* (Note and Cormmentary) *lu*. Tai 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1966)】

近人論著

- 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年）【Zhang, Pei-yu (Author). *San Qian Wu Bai Nian Li Ri Tian Xiang*. Zhengzhou: Daxiang Publishing (1997)】
-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Chien, Chin-sung (Author). *Du Fu Kui Zhou Shi Xian Di Yan Jiu*. Taipei: Student Book (1999)】
- 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年）【Chien, Chin-sung (Author). *Tang Shi Xian Di Yan Jiu*. Kaohsiung: Zational Sun Yat-sen Unibersity Press (2006)】
- 簡錦松：〈杜甫夔州生活新證〉，收入謝海平主編：《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2008 年），頁 117-162。【Chien, Chin-sung (Author). “Du Fu Kui Zhou Sheng Huo Xin Zheng” , Xie, Hai-ping (Chief Editor), *Tang Dai Wen Hua 、Wen Xue Yan Jiu Ji Jiao Xue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aichung: Feng Chia University (2008) pp.117-162】
- 簡錦松·徐嫚鴻：〈《全唐詩》中「殘燈」一詞對時間定位之意義〉，《國文學報》第 45 期（2009 年 06 月），頁 169-200。【Chien, Chin-sung (Chief Author); Xu, Man-hong(Author). *Quan tang shi' zhong 'can deng' yi ci dui shi jian ding wei zhi yi yi* . *Shi da guo wen xue bao.*, Taipei: Guo li tai wan shi fan da xue .No.45 (2009. 06), pp.169-200.】
- 簡錦松：〈現地研究與唐詩詮釋新經驗〉，收入胡月霞主編：《2008 年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2009 年），頁 361-391。【Chien, Chin-sung (Author). “Xian Di Yan Jiu Yu Tang Shi Quan Shi Xin Jing Yan” , Hu, Yuexia (Chief Editor), *2008 Zhong Guo Gu Dian Wen Xue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u*. Kuala Lumpur: New Era College (2009) pp.361-391】

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年。

（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百度文庫（網址：<http://wenku.baidu.com/view/41e4241afad6195f312ba61c.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From Lichun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to Shuangjiang (the descending of frost) --- On Du Fu'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tronomy and Calendar

Chien, Chin-sung

(Received July 10, 2015 ; Accepted November 10, 2015)

Abstract

Making good use of jieqi (solar terms) is one of Du Fu's poem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Tang poems. It is Huang He, a Song literati who can not be overlooked, found this characteristic on which he bas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ms. Unfortunately, he paid oblivious attention to the solar terms, which rendered senseless his pointing out the dates and the solar terms despite his good argument. This paper, by exemplifying six cases in six sections , each one of them attempts one or two problems of poems, in order to lay bare the meaningful use of solar to the chronicl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ms.

Keywords: Tang poems, Du Fu, astronomy and calendar, jieqi (solar terms), on-site studies

